



平凡人生
只要心中拥有对生活的执着的热爱
就能创造一份令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快乐

程乃珊著

寄自灵魂伊甸园的信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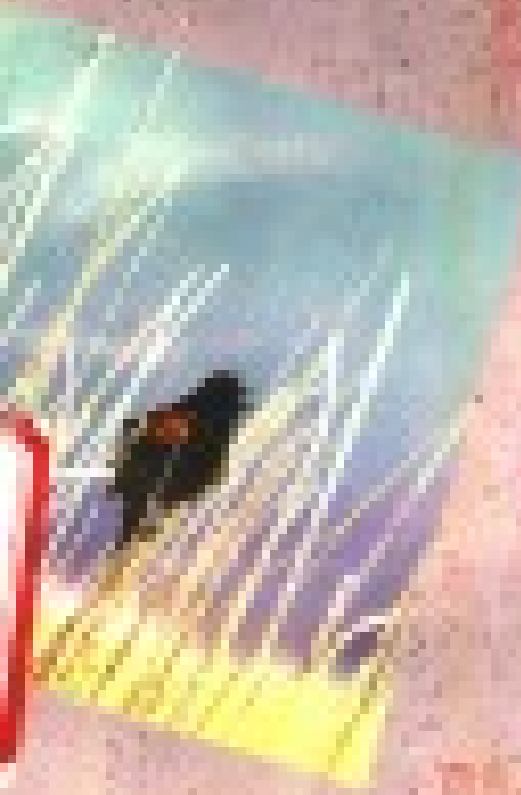
让我对你说

爱的世界丛书



四川人民出版社

让我对你说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爱的世界丛书

让我对你说

——寄自灵魂伊甸园的信札

程乃珊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成都

新登字(川)01号

责任编辑:傅强

封面设计:陈万福

插图:杨守年

技术设计:盛寄萍,

爱的世界丛书

让我对你说

——寄自灵魂伊甸园的信札

程乃珊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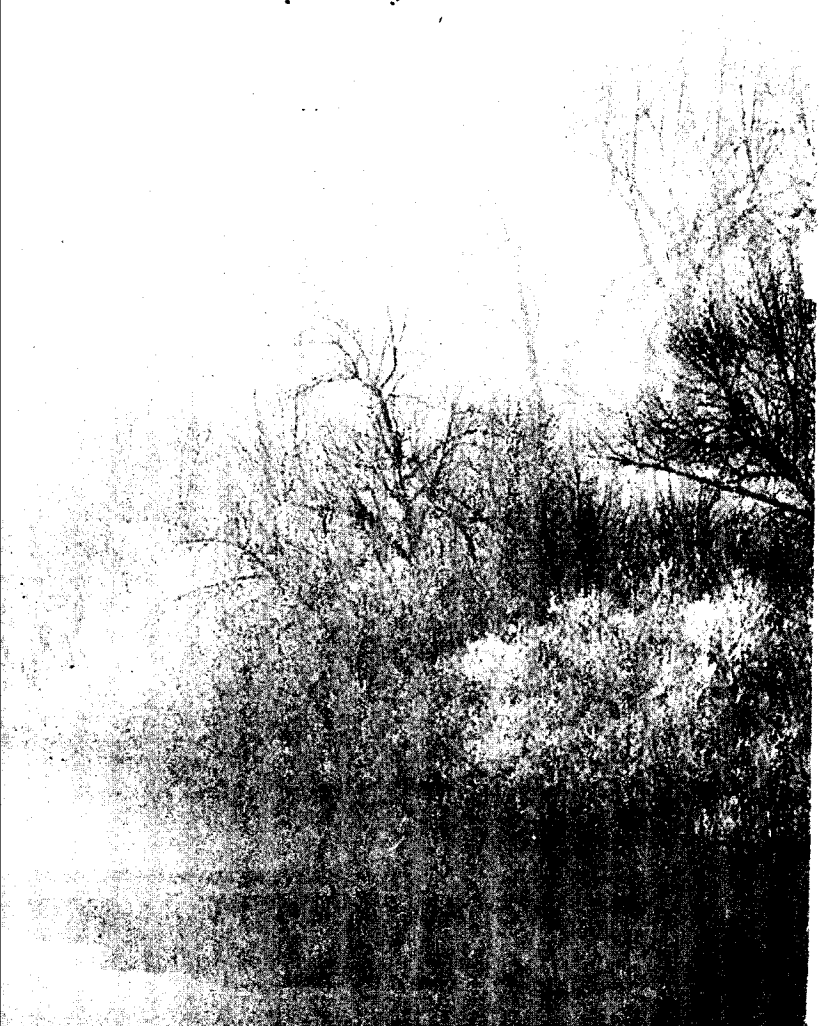
开本 787×960mm 1/32 印张 5 插页 5 字数 74 千

1992年1月第一版 1992年1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1585-2/G·245 印数:1—17,500

定价:2.80元

名誉主编：艾青
执行主编：张建华



爱的世界艺术

冰心题



编者献辞

爱是真善美铸造的一轮太阳。

人类历史上曾覆盖着战争与灾难，种族间曾充满血腥的搏杀，西方资本自来到世间，每个毛孔就沾满了黑奴的鲜血，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在对不可再生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的同时，还把变成了人变成了机器，“高技术，低情感”使人际关系日益隔膜。不仅如此，就在人类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发展中国家还有数亿儿童在遭受饥寒冻馁，南非数百万黑人兄弟正在忍受种族歧视，还有我们的天空、大地、海洋——世界的生态环境正在变坏，所有这一切迫使我们再次呼喊：让爱的红日升腾在世界之东方！

爱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呼唤与追求！

爱是人类永恒的向往！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无庸讳言，在现实社会中，人具有阶级性、社会性与历史性。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亦是血肉之躯，他们对人类苦难寄予深切同情，自觉投身于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他们爱自己的祖国同胞、兄妹甚于自己；他们终

身追求理想、爱情与友谊；他们亦有离愁别恨，儿女情长。他们是爱的光辉典范。

我们并非不承认这世界还充斥着仇恨与暴力，如果不得不仇恨，那也只是以仇恨消灭仇恨，如果不得不借助于暴力，那也是以暴力遏制暴力。因此，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以“农夫怜蛇”般的慈悲心肠侈谈所谓抽象的“爱”！当然，我们不畏惧暴力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渴望爱。我们只是真诚地希望：人人都奉献出一份爱，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让生活更美好！让我们的心灵更美好！我们只是以一颗真诚的心默默祈祷：愿爱的太阳照耀更多渴望爱的人们，愿那和平友爱的曙光照亮新世纪的早晨。我们坚信，人类的进步力量必将战胜邪恶力量，人类正义的号角必将吹响在地球的每个角落。

这里我们奉献给你这套“爱的世界”丛书，让我们一起探寻爱的真谛，追踪历史上那可歌可泣的祖国之爱，生命之爱，情爱，亲爱……这里有伟人胸怀的直录，也有凡人小事的记载，有人际之爱，自然之爱，亦有琴棋书画之爱……

这洁白的书页，是放飞的一颗颗爱心，这铅字组成的无数大道小径，通往的是一个爱的世界：夜深人静时，这里有温馨的灯，心灰意冷时，这里有炽热的

火,苦海茫茫时,这里有引航的舟,风尘仆仆时,这里有沁心的泉……

朋友们,来吧,让我们做永远的朋友,让我们每个人捧出真挚的心走进这“爱的世界”,创造出壮丽的人生。

一九九一年·秋

·

目 录

冬日红炉	1
美丽的老树	9
夏季紫藤	15
永远的承诺	29
投入波心的云	34
烛光轻语	45
五月的鲜花	56
春芽如雨	66
秋天的背影	70

年轻的春天	81
那年,海风吹过	87
丁香花,丁香花……	91
十七岁与三千级台阶	98
天随人意	102
妈妈,送你一朵百合花	107
旧日窗帘	118
长空如水	124
银杏树下的芭蕾	137

爱的世界丛书

寄自灵魂伊甸园的信札



冬日红炉

亲爱的NC：

终于又回家了，回家真好呀！

时值上海的深冬，一连几日都不见太阳，阴湿的空气寒渗渗地沁人骨髓，亏得家里生了炉子，那种四方形的，有着一只烧得通红的半球形炉芯的红外线取暖炉。而冬天合家围炉的乐趣，在香港是享受不到的。

按说，上海的冬天，还不至非得生火取暖才捱得过，但我们全家，却与炉火结下了不解之缘。或许就是因为孩提时是在香港度过的，因而在十二岁那年回上海时，第一次看到融融的冬天的炉火，竟觉得有一种神话里的意境。



那时正值五六十年代，燃煤供应不如现在那般紧张；两角钱一只的大煤饼，可烧上六七个钟头。那时家里生的取暖炉，是那种生铁外壳的花篮炉；长长的白铁管子，穿过整个天花板下端，有如个大写的L，伸出窗玻璃外。早在第一阵寒潮袭击上海之前，白铁匠已挑着锵锵响的担子穿街走巷地吆喝着，提醒各家各户，是装炉子的时候了。白铁工是个四十开外的汉子，手艺极巧，就凭着手中一只小榔头，敲出各种尺寸的炉管。现在，再也不见这样的白铁工了。一般炉子要到开春三月才拆除，也是由白铁工届时来拆除。年少时一听见白铁工担子上那串铁皮的“锵锵”声，心中总会升起一股无状的兴奋——要生炉子了！

那时，一般在下午三四点就开始生炉子了。你生活在物质设备相对比较富裕的国度，生火生炉子在你，大约已经十分生疏了。我承认，物质条件的丰裕，的确令人们增加了不少便利，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代化的设施导致人们逐渐疏远了一份不复存在的闲情逸兴。比如，NC，还记得你孩提时在大陆度过的那些夏夜吗？洗完澡后，穿着一领薄薄的夏布衫，摇着芭蕉扇拎着竹椅去天井纳凉闲话，吃着湃在井水里的西瓜……而你的自小在空调设施下长大的孩子

们,能有这样的自然逸趣的享受吗?

我年少时,没有电视机,也没有高传真的音响设置,但我却过得温暖充实。冬日晚饭后,全家四口围炉而坐,是一天最快乐的时光。我们总要先围炉聊上一阵,才分头散开做各人的事。爸妈都是老知识分子,处世为人,谨慎小心,严守着“祸从口出”的祖训,只有坐在家里的炉火边,他们才会畅怀言笑,天南地北地拉个没完。要是遇上周末或节假日前夜,更会围炉谈至深夜,然后再围炉吃夜宵。那种桂花糖年糕切成薄片,在炉上烘,不多久,室内就会弥散出一股香甜的好味道,至今回忆起来,依旧令我垂涎三尺。而更多之时,我们合家围炉只是各自做各人的事,做功课看书报的,各不相搅。有时,正应着“雪夜闭门读禁书”之趣;爸爸放上几张四十年代老牌美国歌星本·克劳斯贝的唱片,借着冬日门窗紧闭之便,欣赏一阵心爱的音乐。一炉红火,赐给我们全家那么多祥和安宁与幸福!

你知道,我是在“文革”中结的婚。

那阵夫家给扫地出门,我们住的房间,是一间朝东的假三层楼,虽说有十四平方的面积,但天花板有一头是斜顶的,最低处人都立不起来。最难熬的是,因为朝东,冬天的阳光,只早上一瞬间就匆匆掠过,

到下午三点一过，房里似已经苍黯起来，寒气逼人。于是我就开始奢想，要是有个取暖炉……

然而花篮炉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早已被砸烂了，再重砌炉灶生火取暖，不给戴上“死不悔改”的帽子才怪呢！

就这样，熬了几个没有炉火的冬天，实在冻得受不了，就早早钻被窝。那年头，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低到只需维持起码的吃喝拉睡就满足了，什么“情趣”、“消遣”，都只是“天方夜谭”中的用语了。

后来，我们的女儿出世了。当她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即将来临前，我们就开始设法了。我们买来一只火油炉。先在露台上点燃，待火油气散尽了，再把它搬进屋里，然后在上面搁上一大铝面盆的水。终于，我们又有了取暖炉了：浅蓝色的火焰温柔地燃烧着，颇像一圈生日蛋糕上的小蜡烛。火油炉驱散了屋中的寒气，给冬天带来了暖意。小小的十四平方一生上炉子，房里可以烧到十五六度。女儿无需穿上笨重的棉裤棉袄了。那时我还在远离上海市中心区的一所中学里教书，下班得在路上赶一个小时的路。一路上寒风凛冽，然而一想到家里那盆浅蓝色的炉火，心里就会温暖起来。

然而土法毕竟“土”，火油炉的火油味太重，且火

油又不易弄到，全靠热天时，麻油样地一点点向人家东拼西凑积下来。丈夫灵机一动，将厨房煤气灶上的蕊子拆下来，接上橡皮管，一直接到房间里，这下可完美了，煤气只要一启开关就来，又没有火油的异味。丈夫又用废铁焊了只铁架，稳稳扎扎地罩在那煤气蕊管上。如是，煮饭、熬粥、烧水，都在上面，充分利用能源，又可取暖。小小的房间再摊上这么个摊子，空间更小了，然而我们却深深感到，那已给折腾得七零八落的生活充实了，多了一层温暖的内容。晚饭后，在炉子上煮一壶香喷喷的红茶，在发薪水之日，还可以煮一壶咖啡或火腿大米粥改善一下生活。晚饭后时光，煤气一般又特别旺，“啾啾”地像在欢乐地唱歌。我们在炉边逗着女儿，想想那么多人被弄得家破人亡，我们虽然被抄家扫地出门，好歹还是一家团圆，陋室里还有一盆融融的炉火，生活对我们很优厚了。

有了炉火，那冻僵了的思想也渐渐苏醒了，我们似开始“要”得更多。比如，音乐。那时，我家连收音机都没有。当时，市面上的录音机是盘式的，又笨又重，也要四百来元。七十年代的四百来元可是一笔大数目呢！无奈你也知道，我丈夫是个天生的“少爷脾气”，抄家抄得精光，看见这样一只录音机，还要“兴

风作浪”；每个礼拜天都要去无线电行看那只录音机，就像去看女朋友似的。活该他有福，那种录音机突然削价了。跌到三百多元，他便像捡了便宜货样兴高采烈地搬回家了。

紧闭门窗的冬天，是听音乐的黄金时光。我们悄悄从好友处录来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乐》，肖邦的《G小调钢琴协奏曲》，还有那个著名的意大利童星歌手的歌唱集锦……冬日的炉火再加上悦耳的音乐，令我们的小房间经常高朋满座。NC，你没有到过我那个十四平米的家中作客，真是一大遗憾呢！

炉火，令人感到温暖亲切；炉火，令人生出无数的遐想和希望……怪不得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那篇炉边谈话，能有如此大的魅力。

那时，我们小房间里那盆不到十一点不灭的炉火，令每一个临时撞入的误了餐的朋友，起码能喝上一碗热粥或汤面，难得逢年过节之时，将其搁在饭桌上，再放上铝锅，就可以吃“司盖亚盖”了。亏得我丈夫那改不掉的脾气，为我们的乏味无趣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和乐趣。虽然窗外寒气逼人、室内却暖意融融。炉火令我们在苦寒中不气馁，不沉沦。

NC，常听周围的人抱怨“生活太单调”，或者太“穷”而无法过上快乐一点的生活。我却认为，“快